

国学经典

「明」抱瓮老人◎著

# 今古奇观



编者姑苏抱瓮老人，成书于明末。抱瓮老人除了精心选择以外，对于文字内容，也分别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删、润饰。这部选集，共选了四十篇。





编者按：抱瓮老人，成书于明末。抱瓮老人除了精心选择以外，对于文字内容，也分别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删、润饰。这部选集，共选了四十篇。



# 今古奇观

① 学经典

〔明〕抱瓮老人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古奇观/(明)抱瓮老人著. —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5601-6884-5

I. ①今… II. ①抱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I242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9115 号

---

书 名: 今古奇观  
作 者: (明)抱瓮老人  
责 任 编 辑: 王世林  
责 任 校 对: 王世林  
封 面 设 计: 创品牌  
出 版 发 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 
邮 编: 130021  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  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  
E-mail: [jlup@mail.jlu.edu.cn](mailto:jlup@mail.jlu.edu.cn)  
印 刷: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: 28  
字 数: 600 千字  
版 次: 2011 年 8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6884-5  
定 价: 39.80 元

---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前言

《今古奇观》可以说是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简本;也可以说是过去流传已久的一部较好的古典白话短篇小说选集。编选者姑苏抱瓮老人,其真实姓名不详,成书于明末。流传很广,版本很多。本书中的作品,从各个角度,在不同的程度上,直接或间接地,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。几百年之后的今天,我们读起来,还觉得亲切有味,娓娓动人,而被作者们沁人心脾的艺术笔触所吸引。总的来说,这些作品的内容,约可发四大类,有折暴露了官僚、地主对人民的高压和剥削,嘲讽、指责了他们的贪暴、凶残、自私和愚蠢,并揭露了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。

《今古奇观》是明朝崇祯年间抱瓮老人所选编的短篇小说集,每卷一个故事,大半是记述历代民间的传说。它的特点是故事曲折有趣,很能感动人,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描写,也真实而周详;对父母要孝,对朋友要爱;做好事有善报,做坏事有惩罚;肯努力就会成功,不怕艰苦就能出头……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对人生的看法和处世的态度。

中国素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,正人君子不屑于经商,耻于与商人为伍。而在本书中的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》《吕大郎还金完骨肉》等篇,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商贾贸易、发财致富的动人故事。最能体现观念转变的一点是,作品中的主人公再也不是传统观念里无情无义、唯利是图的角色,而是具有善良品性和信义的新商人形象。显然,观念转变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活。民族工业的兴起为商贾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,就是读书人也不再只有通过仕途获取功名的“华山一条路”,贸易致富、经商发财同样是人生诱人的康庄大道。

这样,被传统观念视为罪恶渊藪的“财”和“色”,恰恰是本书的许多主人公梦寐以求、不懈追逐的东西,这的确是一种“奇观”!抱瓮老人之所以将书名定为《今古奇观》,也许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吧?而这种“奇观”,正体现了晚明小说界的时代风貌和审美趣味。

当然,本书对“财”“色”等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反动,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,这正是其历史意义和认识价值所在。如果脱离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,一味申张人的自然欲望,那就走向反面、大谬不然了。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必须充分认识的。

本书中的作品,大多是以市民阶层生活为题材,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,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卷 |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..... | (1)   |
| 第 二 卷 | 乔彦杰一妾破家 .....  | (15)  |
| 第 三 卷 | 滕大尹鬼断家私 .....  | (22)  |
| 第 四 卷 |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..... | (31)  |
| 第 五 卷 |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..... | (38)  |
| 第 六 卷 |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..... | (46)  |
| 第 七 卷 | 卖油郎独占花魁 .....  | (53)  |
| 第 八 卷 | 清安寺开棺续前缘 ..... | (71)  |
| 第 九 卷 |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..... | (76)  |
| 第 十 卷 | 轻佻女私奔落风尘 ..... | (86)  |
| 第十一卷  | 玉堂春落难逢夫 .....  | (93)  |
| 第十二卷  | 柳春荫百磨存气骨 ..... | (111) |
| 第十三卷  |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..... | (124) |
| 第十四卷  |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..... | (138) |
| 第十五卷  |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..... | (147) |
| 第十六卷  |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..... | (160) |
| 第十七卷  | 苏小妹三难新郎 .....  | (173) |
| 第十八卷  |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..... | (179) |
| 第十九卷  |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..... | (192) |
| 第二十卷  |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..... | (197) |
| 第二十一卷 | 风流客苦偿风流债 ..... | (202) |
| 第二十二卷 | 唐玄宗恩赐纁衣缘 ..... | (209) |
| 第二十三卷 |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..... | (216) |
| 第二十四卷 |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..... | (231) |
| 第二十五卷 | 合影楼奇缘留佳话 ..... | (241) |
| 第二十六卷 | 蔡小姐忍辱报仇 .....  | (250) |
| 第二十七卷 |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..... | (262) |
| 第二十八卷 |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..... | (272) |
| 第二十九卷 | 刘翠长恨情难圆 .....  | (283) |
| 第三十卷  | 郭挺之榜前认子 .....  | (291) |
| 第三十一卷 |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..... | (300) |
| 第三十二卷 |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..... | (304) |
| 第三十三卷 | 唐解元玩世出奇 .....  | (309) |
| 第三十四卷 | 无情妇贪欢罹白刃 ..... | (314)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五卷 | 王娇鸾百年长恨  | (321) |
| 第三十六卷 | 十三郎五岁朝天  | (331) |
| 第三十七卷 |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| (339) |
| 第三十八卷 |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| (347) |
| 第三十九卷 | 夸妙术丹客提金  | (352) |
| 第四十卷  |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| (360) |
| 第四十一卷 | 文世高断桥生死缘 | (366) |
| 第四十二卷 | 东廊僧招魔陷囹圄 | (374) |
| 第四十三卷 |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| (380) |
| 第四十四卷 | 赫监生魂丧非空庵 | (387) |
| 第四十五卷 |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| (400) |
| 第四十六卷 | 刘小官雌雄兄弟  | (406) |
| 第四十七卷 | 吹凤箫女诱东墙  | (414) |
| 第四十八卷 | 乐小舍拼生觅偶  | (422) |
| 第四十九卷 | 欺贫女怒触雷霆  | (427) |
| 第五十卷  | 任君用恣淫遭官刑 | (433) |

# 第一卷 一文钱小陈造奇冤

世上何人会此言，休将名利挂心田。

等闲倒尽十分酒，遇兴高歌一百篇。

物外烟霞为伴侣，壶中日月任婵娟。

他时功满归何处，直驾云车入洞天。

这八句诗，乃回道人所作。那道人是谁？姓吕，名岳，号洞宾，岳州河东人氏。大唐咸通中应进士举，游长安酒肆，遇正阳子钟离先生，点破了黄粱梦，知宦途不足恋，遂求度世之术。钟离先生恐他立志未坚，十遍试过，知其可度，欲授以黄白秘方，使之点石成金，济世利物，然后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圆。洞宾问道：“所点之金，后来还有变异否？”钟离先生答道：“直待三千年后，还归本质。”洞宾愀然不乐道：“虽然遂我一时之愿，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。弟子不愿受此方也。”钟离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汝有此好心，三千八百尽在于此。吾向蒙苦竹真君吩咐道：‘汝游人间，若遇两口的，便是你的弟子。’遍游天下，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，今汝姓吕，即其人也。”遂传以分合阴阳之妙。洞宾修炼丹成，发誓必须度尽天下众生，方可上升。从此混迹尘途，自称为回道人。回字也是二口，暗藏着吕字。尝游长沙，手持小小磁罐乞钱，向市上大言：“我有长生不死之方，有人肯施钱满罐，便以方授之。”市人不信，争以钱投罐，罐终不满，众皆骇然。

忽有一僧人推一车子钱从市东来，戏对道：“人说我这车子钱共有千贯，你罐里能容之否？”道人笑道：“连车子也推得进，何况钱乎？”那僧不以为然，想着：“这罐子有多大嘴，能容得车儿？明明是说谎。”道人见其沉吟，便道：“只怕你不肯布施，若道个肯字，不悉这车子不进我罐儿里去。”此时众人聚观者极多，一个个肉眼凡夫，谁人肯信，都去撺掇那僧人。那僧人也道必无此事，便道：“看你本事，我有何不肯？”道人便将罐子侧着，将罐口向着车儿，尚离三步之远，对僧人道：“你敢道三声‘肯’么？”僧人连叫三声：“肯，肯，肯。”每叫一声“肯”，那车子便近一步。到第三个“肯”字，那车儿却像罐内有人扯拽一般，一溜子滚入罐内去了。众人一个眼花，不见了车儿，发声齐喊道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都来张望那罐口，只见里面黑洞洞地。那僧人就有不悦之意，问道：“你道人是神仙，还是幻术？”道人口占八句道：

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

天地有终穷，桑田经几变。

此身非吾有，财又何足恋。

苟不从吾游，骑鲸腾汗漫。

那僧人疑心是妖术，欲同众人执之送官。道人道：“你莫非懊悔，不舍得这车子钱财么？我今还你就是。”遂索纸笔，写一道符，投入罐内，喝声：“出，出！”众人千百只眼睛，看着罐口，并无动静。道人说道：“这罐子贪财，不肯送将出来，待贫道自去讨来还你。”说声

未了，耸身望罐口一跳，如落在万丈深潭，影儿也不见了。那僧人连呼：“道人出来！道人快出来！”罐里并不则声。僧人大怒，提起罐儿，向地下一掷，其罐打得粉碎，也不见道人，也不见车儿，连先前众人布施的散钱并不见一个，正不知哪里去了？只见有字纸一幅，取来看时，题得有诗四句道：

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

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

众人正在传观，只见字迹渐灭，须臾之间，连这幅白纸也不见了。众人才信是神仙，一哄而散。只有那僧人失脱了一车子钱财，意气沮丧，忽想着诗中“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”之语，急急忙忙行到东平路上，认得自家的钱车，那钱物依然分毫不动。那道人立于车旁，举手笑道：“相待久矣！钱车可自收去。”又叹道：“出家之人，尚且惜钱如此，更有何人不爱钱者？普天下无一人可度，可怜哉！可痛哉！”言毕腾云而去。那僧人惊呆了半晌，去看那车轮上，每边各有一个口字，二口成吕，乃知吕洞宾也。懊悔无及。正是：

天上神仙容易遇，世间难得舍财人。

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，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，把个活神仙，当面错过。有人论：这一车子钱，岂是小事，也怪那僧人不得。世上还有一文钱也舍不得的。依在下看来，舍得一车子钱，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算计人来。不要把钱多钱少，看做两样。如今听在下说这一文钱小小的故事。列位看官们，各宜警醒，惩忿窒欲，且休望超凡入道，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。诗云：

不争闲气不贪钱，舍得钱时结得缘。

除却钱财烦恼少，无烦无恼即神仙。

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，有景德镇，是个马头去处。镇上百姓，都以烧造磁器为业，四方商贾，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，尽有利息。就中单表一人，叫做邱乙大，是个窑户一个做手。浑家杨氏，善能描画。乙大做就磁胚，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，两口俱不吃空。住在一个冷巷里，尽可度日有余。那杨氏年三十六岁，貌颇不丑，也肯与人活动。只为老公厉害，只好背地里偶一为之，却不敢明当做事。所生一子，名唤邱长儿，年十四岁，资性愚鲁，尚未会做活，只在家中走跳。忽一日杨氏患肚疼，思想椒汤吃，把一文钱教长儿到市上买椒。长儿拿了一文钱，才走出门，刚刚遇着东间壁一般做磁胚刘三旺的儿子，叫做再旺，也走出门来。那再旺年十三岁，比长儿倒乖巧，平日喜的是擷钱耍子。怎的样擷钱？也有八个六个，擷出或字或背，一色的谓之浑成；也有七个五个，擷去一背一字间花儿去的，谓之背间。再旺和长儿，闲常有钱时，多曾在巷口一个空阶上要过来。这一日巷中相遇，同走到当初要钱去处，再旺又要和长儿耍子，长儿道：“我今日没有钱在身边。”再旺道：“你买椒，一定有钱。”长儿道：“只有得一文钱。”再旺道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长儿道：“娘肚疼，叫我买椒泡汤吃。”再旺道：“一文钱也好耍，我也把一文与你赌个背字，两背的便都赢去，两字便输，一字一背不算。”长儿道：“这文钱是要买椒的，倘或输与你了，把什么去买？”再旺道：“不妨事，你若赢了是造化，若输了时，我借与你，下次还我就是。”长儿一时不老成，就把这文钱撇在地上。再旺在兜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。长儿的钱是个背，再旺的是个字。擷钱也有先后常规，该是背的先擷。

长儿拣起两文钱，摊在第二手指上，把大拇指掐住，曲一曲腰，叫声：“背。”擷将下去，果然两背。长儿赢了。收起一文，留一文在地。再旺又在兜里摸出一文钱来，连地下这文钱拣起，一般样，摊在第二手指上，把大拇指掐住，曲一曲腰，叫声：“背。”擷将下去，



却是两个字，又是再旺输了。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，和自己这一文钱，共是三个。长儿赢得顺溜，动了赌兴，问再旺道：“还有钱么？”再旺道：“钱尽有，只怕你没造化赢得。”当下伸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，捻在手里，啧啧夸道：“好钱！好钱！”问长儿：“还敢擲么？”又丢下一文来。长儿又擲了两背，第四次再旺擲，又是两字。一连擲了十来次，都是长儿赢了，共得了十二文，分明是掘藏一般。喜得长儿笑容满面，拿了钱便走。再旺那肯放他，上前拦住道：“你赢了我许多钱，走哪里去？”长儿道：“娘肚疼，等椒汤吃，我去去，闲时再来。”再旺道：“我还有钱在腰里，你赢得时，我送你。”长儿只是要去，再旺发起猴急来，便道：“你若不肯擲时，还了我的钱便罢。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钱，如何就去？”长儿道：“我是擲得有彩，须不是白夺你的。”

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，尽数取出，约莫有二三十文，做一堆儿堆在地下道：“待我输尽了这些钱，便放你走。”长儿是个小厮家，眼孔浅，见了这钱，不觉贪心又起，况且再旺抵死缠住，只得又擲。谁知风无常顺，兵无常胜。这番彩头又轮到再旺了。照前擲了一二十次，虽则中间互有胜负，却是再旺赢得多。到结末来，这十二文钱，依旧被他复去。长儿刚刚原剩得一文钱。自古道：得以气胜。初番长儿擲赢了一两文，胆就壮了，偶然有些彩头，就连赢数次。到第二番又擲时，不是他心中所愿，况且着了个贪心，手下就有些矜持。倒一连擲输了几文，去了个舍不得一个，又添了个吝字，气便索然。怎当再旺一股愤气，又且稍长胆壮，自然赢了。大凡人富的好过，贫的好过，只有先富后贫的，最是难过。据长儿一文钱起手时，赢得一二文也是够了，一连得了十二文钱，一拳头捻不住，就该住手回家。可笑长儿把这钱不看做倘来之物，反认作自己东西，重复输去，好不气闷，痴心还想再像初次赢将转来。“就是输了，他原许下借我的，有何不可？”

这一交，合该长儿擲了，忍不住按定心坎，再复一擲，又是二字，心里着忙，就去抢那钱，手去迟些，先被再旺抢到手中，都装入兜肚里去了。长儿道：“我只有一文钱，要买椒的，你原说过赢时借我，怎的都收去了？”再旺怪长儿先前赢了他十二文钱就要走，今番正好出气。君子报仇，直待三年，小人报仇，只在眼前，怎么还肯把这文钱借他？把长儿双手挡开，故意地一跳一舞，跑入巷去了。急得长儿且哭且叫，也回身进巷扯住再旺要钱，两个扭做一堆厮打。

孙虎斗智谁为胜，楚汉争锋那个强？

却说杨氏，专等椒来泡汤吃，望了多时，不见长儿回来，觉得肚疼定了，走出门来张看，只见长儿和再旺扭住厮打，骂道：“小杀才！教你买椒不买，倒在此寻闹，还不撒开。”两个小厮听得骂，都放了手。再旺就闪在一边。杨氏问长儿：“买的椒在哪里？”长儿含着眼泪回道：“那买椒的一文钱，被再旺夺去了。”再旺道：“他与我擲钱，输与我的。”杨氏只该骂自己儿子不该擲钱，不该怪别人。况且一文钱，所值几何，既输了去，只索罢休。单因杨氏一时不明，惹出一场大祸，辗转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正是：

事不三思终有悔，人能百忍自无忧。

杨氏因等候长儿不来，一肚子恶气，正没出豁，听说赢了他儿子的一文钱，便骂道：“天杀的贼种！要钱时，何不教你娘趁汉去，来骗我家小厮擲钱。”口里一头骂，一头便扯再旺来打。恰正抓住了兜肚，凿下两个栗暴。那小厮打急了，把身子来一挣，却挣断了兜肚带子，落下地来。索郎一声响，兜肚子里面的钱，撒了一地。杨氏道：“只还我那一文便了。”长儿得了娘的口气，就势抢了一把钱，奔进自屋里去。再旺就叫起屈来。杨氏赶进屋里，喝教长儿还了他钱。长儿被娘逼不过，把钱对着街上一撒，再旺一头哭，一头骂，一



头捡钱。捡起时，少了六七文钱，情知是长儿藏下，拦着门只顾骂。杨氏道：“也不见这天杀的野贼种，恁地撒泼！”把大门关上，走进去了。再旺敲了一回门，又骂了一回，哭到自屋里去。母亲孙大娘正在灶下烧火，问其缘故，再旺哭诉道：“长儿抢了我的钱，他的娘不说他不是，倒骂我天杀的野贼种，要钱时何不教你娘养汉。”孙大娘不听时，万事全休，一听了这句不入耳的言语，不觉：

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原来孙大娘最疼儿子，极是护短，又兼性暴，能言快语，是个揽事的女都头。若相骂起来，一连骂十来日，也不口干，有名叫做绰板婆。他与邱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，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，只为从无口面，不好发挥出来。一闻再旺之语，太阳里爆出火来，立在街头，骂道：“狗泼妇，狗淫妇！自己瞒着老公趁汉子，我不管你罢了，倒来谤别人。老娘人便看不像，却替老公争气。前门不进师姑，后门不进和尚，拳头上立得人起，臂膊上走得马过，不像你那狗淫妇，人硬货不硬，表壮里不壮，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，羞也不羞！还亏你老着脸在街坊上骂人。便臊贱时，也不恁般般做作！我家小厮年幼，连头带脑，也还不够与你补空，你休得缠他！臊发时还去寻那旧汉子，是多寻几遭，多养了几个野贼种，大起来好做贼。”一声泼妇，一声淫妇，骂一个路绝人稀。

杨氏怕老公，不敢揽事，又没处出气，只得骂长儿道：“都是你那小天杀的，不学好，引这长舌妇开口。”提起木柴，把长儿劈头就打，打得长儿头破血流，号啕大哭。邱乙大正从窑上回来，听得孙大娘叫骂，侧耳多时，一句句都听在肚里，想道：“是哪家婆娘不秀气？替老公装幌子，惹得绰板婆叫骂。”及至回家，见长儿啼哭，问起缘由，倒是自家家里招揽的是非。邱乙大是个硬汉，怕人耻笑，声也不喷，气忿忿地坐下。远远地听得骂声不绝，直到黄昏后，方才住口。

邱乙大吃了几碗酒，等到夜深人静，叫老婆来盘问道：“你这贱人瞒着我做的好事！趁的许多汉子，姓甚名谁？好好招将出来，我自去寻他说话。”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，听得这句话，分明似半空中响一个霹雳，战兢兢还敢开口？邱乙大道：“泼贱妇，你有本事偷汉子，如何没本事说出来？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瞒得老公，瞒不得邻里，今日教我如何做？你快快说来，也得我心下明白。”杨氏道：“没有这事，教我说谁来？”邱乙大道：“真个没有？”杨氏道：“没有。”邱乙大道：“既是没有时，他们如何说你，你如何凭他说，不则一声？显是心虚口软，应他不得。若是真个没有，是他们诈说你时，你今夜吊死在他门上，方表你清白，也出脱了我的丑名。明日我好与他讲话。”

那婆娘怎肯走动，流下泪来，被邱乙大三两个巴掌，掇出大门。把一条麻索丢与他，叫道：“快死快死！不死便是恋汉子了。”说罢，关上门儿进来。长儿要来开门，被乙大一顿栗暴，打得哭了一场睡去了。乙大有了几分酒意，也自睡去。单剩杨氏在门外好苦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千不是，万不是，只是自家不是，除却死，别无良策。自悲自怨了多时，恐怕天明，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，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。也是将死的人，失魂颠智，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，却错走到西边去，走过了五六家，到第七家。见面面与刘家相像，忙忙地把几块乱砖衬脚，搭上麻索于檐下，系颈自尽。

可怜伶俐妇人，只为一文钱斗气，丧了性命。正是：

地下新添恶死鬼，人间不见画花人。

却说西邻第七家，是个打铁的匠人门首。这匠人浑名叫做白铁，每夜四更，便起来打铁。偶然开了大门撒溺，忽然一阵冷风，吹得毛骨悚然，定睛看时，吃了一惊。

不是傀儡场中鲍老，竟像秋千架上佳人。

檐下挂着一件物事，不知是哪里来的？好不怕人！犹恐是眼花，转身进屋，点个火来一照，原来是新缢的妇人，咽喉气断，眼见得救不活了。欲待不去照管他，到天明被公的看见，却不是一场飞来横祸，辨不清的官司。思量一计：“将他移在别处，与我便无干了。”担着惊恐，上前去解这麻索。那白铁本来有些蛮力，轻轻地便取下挂来，背出正街，心慌意急，不暇致详，向一家门里撇下。头也不回，竟自归家，兀自连打几个寒噤，铁也不敢打了，复上床去睡卧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邱乙大，黑早起来开门，打听老婆消息，走到刘三旺门前，并无动静，直走到巷口，也没些踪影，又回来坐地寻思：“莫不是这贱妇逃走他方去了？”又想：“他出门稀少，又是黑暗里，如何行动？”又想到：“他若不死时，麻索必然还在。”再到门前去看时，地下不见麻绳，定是死了刘家门首，被他知觉，藏过了尸首，与我白赖。又想：“刘三旺昨晚不回，只有那绰板婆和那小厮在家，哪有力量搬运？”又想到：“虫蚁也有几只脚儿，岂无人帮助？且等他开门出来，看他什么光景，见貌辨色，可知就里。”等到刘家开门，再旺出来，把钱去市心里买馍馍点心，并不见有一些惊慌之意。邱乙大心中委决不下，又到街前街后闲荡，打探一回，并无影响。回来看见长儿还睡在床上打盹，不觉怒起，掀开被，向腿上四五下，打得这小厮睡梦里直跳起来。邱乙大道：“娘也被刘家逼死了，你不去讨命，还只管睡！”这句话，分明邱乙大教长儿去惹事，看风色。长儿听说娘死了，便哭起来，忙忙地穿了衣服，带着哭，一径直赶到刘三旺门首去，骂道：“狗娼根狗淫妇！还我娘来？”那绰板婆孙大娘，见长儿骂上门，如何耐得，急赶出来，骂道：“千人射的野贼种，敢上门欺负老娘么？”便揪着长儿头发，却待要打，见邱乙大过来，就放了手。

这小厮满街乱跳乱舞，带哭带骂讨娘，邱乙大耐不住，也骂起来。那绰板婆怎肯相让，旁边钻出个再旺来相帮，两下干骂一场，邻里劝开。邱乙大教长儿看守家里，自去街上央人写了状词，赶到浮梁县告刘三旺和妻孙氏人命事情。大尹准了状词，差了拘拿原被告和邻里干证到官审问。原来绰板孙氏平昔口嘴不好，极是要冲撞人，邻里都不欢喜；因此说话中间，未免偏向邱乙大几分，把相骂的事情，增添得重大了，隐隐地将这人命，射实在绰板婆身上。这大尹见众人说话相同，信以为实。错认刘三旺将尸藏匿在家，希图脱罪。差人搜检，连地也翻了转来，只是搜寻不出，故此难以定罪。且不用刑，将绰板婆拘禁，差人押刘三旺寻访杨氏下落，邱乙大讨保在外。这场官司好难结哩！有分教：

绰板婆消停口舌，磁器匠耽误生涯。

这事且搁过不提。再说白铁将那尸首，却撇在一个开酒店的人家门首。那店主人王公，年纪六十余岁，有个妈妈，靠着卖酒过日。是夜睡至五更，只听得叩门之声，醒时又不听得。刚刚合眼，却又闻得砰砰声叩响。心中惊异，披衣而起，即唤小二起来，开门观看。只见街头上，不横不直，挡着这件物事。王公还道是个醉汉，对小二道：“你仔细看一看，是远方人，还是近处人？若是左近邻里，可叩他家起来，扶了去。”小二依言，俯身下去认看，因背了星光，看不仔细。见颈边拖着麻绳，却认做是条马鞭，便道：“不是近边人，想是个马夫。”王公道：“你怎么晓得他是个马夫？”小二道：“见他身边有根马鞭，故此知得。”王公道：“既不是近处人，由他罢！”小二欺心，要拿他的鞭子，伸手去拾时，却拿不起，只道压了身底下，尽力一扯，那尸首直竖起来，把小二吓了一跳，叫道：“阿呀！”连忙放手。那尸扑地倒下去了。连王公也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小二道：“只道是根鞭儿，要拿他的，不想却是缢死的人，颈下扣的绳子。”王公听说，惊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叫道：“这没头



官司,叫我如何吃得起?若到了官,如何洗得清?”便与小二商议。小二道:“不打紧,只教他离了我这里,就没事了。”王公道:“说得有理,还是拿到哪里去好?”小二道:“撇他在河里罢。”当下二人动手,直抬到河下。远远望见岸上有人,打着灯笼走来,恐怕被他撞见,不管三七二十一,撇在河边,奔回家去了,不在话下。

且说岸上打灯笼来的是谁?那人乃是本镇一个大户叫做朱常,为人奸诡百出,变许多端,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儿。因与一个隔县姓赵的人家争田,这一早要到田头去割稻,同着十来个家人,拿了许多扁挑索子镰刀,正来下船。那提灯的在前,走下岸来,只见一人横倒在河边,也认做是个醉汉,便道:“这该死的贪这样脓血!若再一个翻身,却不滚在河里,送了性命?”内中一个家人,叫做卜才,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帮手,他只见醉汉身边有些钱钞,就蹲倒身,伸手去摸他腰下,却冰一般冷,缩手不迭,便道:“原来死的了!”朱常听说是死人,心下顿生不良之念。忙叫:“不要慌。拿灯来照看,是老的?是少的?”众人在灯下仔细打灯认,却是个缢死的妇人。朱常道:“你们把他颈里绳解掉了,扛下舢里去藏好。”众人道:“老爹,这妇人正不知是甚人谋死的?我们如何倒去招揽是非?”朱常道:“你莫管他,我自有用处。”众人只得依他,解去麻绳,叫起看船的,扛上船,藏在舢里,将平基盖好。朱常道:“卜才,你回去,媳妇子叫五六个来!”卜才道:“这二三十亩稻,够什么砍,要这许多人去做甚?”朱常道:“你只管叫来,我自有用处。”

卜才不知是甚意见,即便提了灯回去。不一时叫到,坐了一船,解缆开船。两人荡桨,离了镇上。众人问道:“老爹载这东西去有甚用处?”朱常道:“如今去割稻,赵家定来拦阻,少不得有一场相打,到告状结杀。如今天赐这东西与我,岂不省了打官司,还有许多妙处。”众人道:“老爹怎见省了打官司?又有何妙处?”朱常道:“有了这尸首时,只消如此如此,这般这般,却不省了打官司。你们也有些财彩。他若不见机,弄到当官,定然我们占个上风,可不好么!”众人都喜道:“果然妙计!小人们怎省得?”正是:

算定机谋夸自己,排成巧计害他人。

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,晓得什么利害?听见家主说得都有财彩,竟像瓮中取鳖,手到拿来的事,乐极了,巴不得赵家的人,这时便到河边来厮闹便好;银子既有到手,官司又可以赢得,竟像生了翼翅的一般,顷刻就飞到了。此时天色渐明,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阔无人居住之处,离田头尚有一箭之路。众人都上了岸,寻出一条一股好一股断的烂草绳,将船缆在一颗草根上,只留一个人在船上看守,众男女都下田割稻。朱常远远的立在岸上打探消耗。原来这地方叫做鲤鱼桥,离景德镇只有十里多远,再过去里许,又唤做太白村,乃是江南徽州府婺源县所管。因是两省交界之处,人人错壤而居。与朱常争田这人名唤赵完,也是个大富之家,原是浮梁县人户,却住在婺源县地方。两县俱置得有田产。那争的田,只得三十余亩,乃赵完族兄赵宁的。先把来抵借了朱常银子,却又卖与赵完,恐怕出丑,就拦在佃种,两边影射了三四年。不想近日身死,故此两家相争。这稻子还是赵宁所种。

说话的,这田在赵完屋脚跟头,如何不先割了,却留与朱常来割?看官有所不知,那赵完也是强横之徒,看得自己大了,道这田是明中正契买族兄的,又在他的左近;朱常又是隔省人户,料必不敢来割稻,所以放心托胆。哪知朱常又是个专在虎头上做窠,要吃不怕死的魍魉,竟来放对,只在田中割稻。早有人报知赵完。赵完道:“这厮真是吃了大虫的心,豹子的胆,敢来我这里撩拨!想是来送死么!”儿子赵寿道:“爹,自古道:来者不惧,惧者不来。也莫轻觑了他!”赵完问报人道:“他们共有多少人在此?”答道:“十来个男子,

六七个妇人。”赵完道：“既如此，也教妇人去。男的对男，女对女，都拿回来，敲断他的孤拐子，连船都拔他上岸，那时方见我的手段。”即便唤起二十多人，十来个妇人，一个个粗脚大手，裸臂揎拳，如疾风骤雨而来。赵完父子随后来看。且说众人远远的望着田中，便喊道：“偷稻的贼不要走！”朱常家人媳妇，看见赵家人来了，连忙住手，望河边便跑。到得岸旁，朱常连叫快脱衣服。众人一齐卸下，堆做一处，叫一个妇人看守，复身转来，叫道：“你来你来，若打输与你，不为好汉。”

赵完家有个雇工人，叫做田牛儿，自恃有些气力，抢先飞奔向前。朱家人见他势头来得勇猛，两边一闪，让他冲将过来，才让他冲进时，男子妇人，一裹转来围住。田牛儿叫声：“来的好！”提起升箩般拳头，拣着个精壮村夫，赶上一拳打去，只望先打倒了一个硬的，其余便如摧枯拉朽了。谁知那人却也来得，拳到面上时，将身子打一偏，那拳便打个空，反被众人围将拢来，将田牛儿围住，险些儿动不得。急起左拳来打，手尚未起，又被一人接住，两边扯开。田牛儿便施展不得。朱家人也不打他，推的推，扯的扯，倒像八抬八辇一般，脚不点地竟拿上船。那烂草绳系在草根上，有甚筋骨，初踏上船就断了。艄上人已预先将篙拦住，众人将田牛儿纳在舱中乱打。赵家后边的人，见田牛儿捉上船去，蜂拥赶上船抢人。朱家妇女，都四散走开，放他上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拦篙的人一等赵家男子妇人上齐船时，急掉转篙，往岸上用力一点，那船如箭一般，向河心中直荡开去。人众船轻，三四晃便翻将转来。两家男女四十多人，尽都落水。这些妇人各自挣扎上岸，男子就在水中相打，纵横搅乱，激得水溅起来，恰如骤雨相似，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，只叫莫打，有话上岸来说。正打之间，卜才就人乱中，把那缢死妇人尸首，直掇过去，便喊起来道：“地方救护，赵家打死我家人了！”朱常同那六七个妇人，在岸边接应，一齐喊叫，其声震天动地。

赵家的妇人，正绞挤湿衣，听得打死了人，带水而逃。水里的人，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正不知是哪个打死的，巴不能擺脫逃走，被朱家人乘势追打，吃了老大的亏，挣上了岸，落荒逃奔。此时只恨父母少生了两只脚儿。朱家人欲要追赶，朱常止住道：“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，且把尸首收拾起来，抬放他家屋里了，再处。”众人把尸首拖到岸上，卜才认做妻子，假意啼啼哭哭。朱常又教捞起船上篙桨之类，寄顿佃户人家；又对看的人道：“列位地方邻里，都是亲眼看见，活打死的，须不是诬陷赵完，倘到官司时，少不得要相烦做个证见，但求实说罢了。”这几句是朱常引人来兜揽处和的话。此时内中若有个有力量的，出来担当，不教朱常把尸首抬去赵家说和，这事也不见得后来害许多人的性命。只因赵完父子，平日是个难说话的，恐怕说而不听，反是一场没趣。况又不晓得朱常心中是甚样个意儿？故此并无一人招揽。朱常见无人招架，教众人穿起衣服，把尸首用芦席卷了，将绳索络好，四人扛着，望赵完家来。看的人随后跟来，观看两家怎地结局？

铜盆撞了铁扫帚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
且说赵完父子随后赶来，远望着自家人追赶朱家的人，心中欢喜。渐渐至近，只见妇女家人，浑身似水，都像落汤鸡一般，四散奔走。赵完惊讶道：“我家人多，如何反被他们打下水去？”正说着，只见众人赶到，乱嚷道：“阿爹不好了！快回去罢。”赵完道：“你们怎地恁般没用？都被打得这模样！”众人道：“打是小事，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处？”赵完听见死了个人，吓得就酥了半边，两只脚就像钉了，半步也行不动。

赵寿与田牛儿，两边挟着胳膊而行，扶至家中坐下，半晌方才开言：“如何就打死了人？”众人把相打翻船的事，细说一遍。又道：“我们也没有打妇人，不知怎地死了？想是



淹死的。”赵完心中没了主意，只叫：“这事怎好？”那时合家老幼，都丛在一堆，人人心中惊慌。正说之间，人进来报：“朱家把尸首抬来了。”赵完又吃这一吓，恰像打坐的禅和子，急得身色一毫不动。自古道：物极则反，人急计生。赵寿忽地转起一念，便道：“爹莫慌，我自有对付他的计较在此。”便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多向外边闪过，让他们进来之后，听我鸣锣为号，留几个紧守门口，其余都赶进来拿人，莫教走了一个。解到官司，见许多人白日抢劫，这人命自然从轻。”众人得了言语，一齐转身。赵完恐又打坏了人，吩咐：“只要拿人，不许打人。”

众人应允，一阵风出去。赵寿只留了一个心腹义孙赵一郎道：“你且在此。”又把妇女妻小打发进去，吩咐：“不要出来。”赵完对儿子道：“虽然告他白日打抢，总是人命为重，只怕抵挡不过。”赵寿走到耳根前，低低道：“如今只消如此这般。”赵完听了大喜，不觉身子就健旺起来，乃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快些停当！”赵寿先把各处门户闭好，然后寻了一把斧头，一个棒槌，两扇板门，都已完备，方教赵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儿来。那老儿名唤丁文，约有六十多岁，原是赵完的表兄，因有了个懒黄病，吃得做不得，却又无男无女，捱在赵完家烧火，搏口饭吃。当下那老儿不知头脑，走近前问道：“兄弟有甚话？”赵完还未答应，赵寿闪过来，提起棒槌，看正太阳，便是一下。那老儿只叫得声阿呀，翻身跌倒。赵寿赶上，又复一下，登时了帐。当下赵寿动手时，以为无人看见，不想田牛儿的娘田婆，就住在赵完宅后，听见打死了人，恐是儿子打的，心中着急，要寻来问个仔细，从后边走出，正撞着赵寿行凶。吓得蹲倒在地，便立不起身。口中念声：“阿弥陀佛！青天白日，怎做这事！”赵完听得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把眼向儿子一颠，赵寿会意，急赶近前，照顶门一棒槌打倒，脑浆鲜血一齐喷出。还怕不死，又向肋上三四脚，眼见得不能够活了。只因这一文钱上起，又送了两条性命。正是：

含容终有益，任意定生灾。

且说赵一郎起初唤丁老儿时，不道赵寿怀此恶念，蓦见他行凶，惊得只缩到一壁角边去。丁老儿刚刚完事，接脚又撞个田婆来凑成一对，他恐怕这第三棒槌轮到头上，心下着忙，欲待要走，这脚上却像被千百斤石头压住，哪里移得动分毫。正在慌张，只见赵完叫道：“一郎快来帮一帮。”赵一郎听见叫他相帮，方才放下肚肠，挣扎得动，向前帮赵寿拖这两个尸首，放在遮堂背后，寻两扇板门压好，将遮堂都起浮了窠臼。又吩咐赵一郎道：“你切不可泄漏，待事平了，把家私分一股与你受用。”赵一郎道：“小人靠阿爹洪福过日的，怎敢泄漏？”刚刚停当，外面人声鼎沸，朱家人已到了。赵完三人退入侧边一间屋里，掩上门儿张看。

且说朱常引家人媳妇，扛着尸首赶到赵家，一路打将进去。直到堂中，见四面门户紧闭，并无一个人影。朱常教：“把尸首居中停下，打到里边去拿赵完这老王八出来，锁在死尸脚上。”众人一齐动手，乒乒乓乓将遮堂乱打，那遮堂已是离了窠臼的，不消几下，一扇扇都倒下去，尸首上又压了一层。众人只顶向前，哪知下面有物。赵寿见打下遮堂，把锣筛起。外边人听见，发声喊，抢将入来。朱常听得筛锣，只道有人来抢尸首，急掣身出来，众人已至堂中，两下你揪我扯，搅做一团，滚做一块。里边赵完三人大喊：“田牛儿！你母亲都被打死了，不要放走了人。”田牛儿听见，急奔来问：“我母亲如何却在这里？”赵完道：“他刚同丁老官走来问我，遮堂打下，压死在内。我急走得快，方逃得性命。若迟一步儿，这时也不知怎地了！”田牛儿与赵一郎将遮堂搬开，露出两个尸首。田牛儿看娘头时，已打开脑浆，鲜血满地，放声大哭。朱常听见，只道还是假的，急抽身一望，果然有两个尸

首，着了忙，往外就跑。这些家人媳妇，见家主走了，各要擺脫逃走，一路揪扭打将出来。哪知门口有人把住，一个也走不脱，都被拿住。赵完只叫：“莫打坏了人。”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吃亏。赵寿取出链子绳索，男子妇女锁做一堂。田牛儿痛哭了一回，心中忿怒，跳起身来。“我把朱常这老王八，照依母亲打死罢了。”赵完拦住道：“不可不可！如今自有官法究治，打死他做甚？”教众人扯过一边。

此时已哄动远近村坊，地方邻里，无有不到赵家观看。赵完留到后边，备起酒席款待，要众人具个“白昼劫杀”公呈。那众人都是赵完的亲戚佃户，俱应承了。赵完即央人写了状词，邻里写了公呈，同往婺源县击鼓喊冤。正是：

强中更遇强中手，恶人须服恶人磨。

却说那婺源县大尹，姓李名正，字国材，山东历城县人。乃进士出身，为官直正廉明，雪冤辨奸。又且一清如水，分文不取。当下闻得击鼓喊冤，即便升堂，传集衙役皂快，喝教带进赵完一千人跪在丹墀下。大尹问道：“你们有甚冤枉？从实说来。”赵完手持状词，口中只说：“老爷救命。”大尹叫手下人拿上状词看了，见是人命重事。大尹又问邻佑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邻里道：“小人俱是赵完左右邻居，目击朱常在赵完家行凶，不得不来报明。”将呈子递上。大尹看了，就叫打轿，带领仵作一应衙役，往赵家检验。赵家已自摆设公案，迎接大尹。到了，坐定，叫仵作将三个死尸致命伤处，从实检验报来。仵作先将丁老儿、田氏看过，禀道：“这两个俱是打伤脑壳。”又将朱常的死妇遍身看过，禀道：“此妇遍身并无伤处，惟有颈下一条血痕，看来不是打死，竟是勒死的。”大尹道：“可俱是实？”仵作禀道：“小人怎敢混报？”大尹心下疑惑：“既是两下相殴，为何此妇身上毫无伤处？”遂唤朱常问道：“此妇是你什么人？”朱常禀道：“是小人家人卜才的妻子。”大尹便唤卜才问道：“你的妻子可是昨日登时打死了？”卜才道：“是。”大尹问了详细，自走下来把三个尸首逐一亲验，仵作人所报不差，暗称奇怪。吩咐把棺木盖上封好，带到县里听审。大尹在轿上，一路思想，心下明白。回县坐下，发众犯都跪在仪门外。单唤朱常上去，道：“朱常，你不但打死赵家二命，连这妇人，也是你谋死的！须从实招来。”朱常道：“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，实被赵完打下水死的，地方上人，都是见的，如何反是小人谋死？爷爷若不信，只问卜才便见明白。”大尹喝道：“胡说！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，我岂不晓得！敢在我面前支吾！夹起来。”众皂隶一齐答应上前，把朱常鞋袜去了，套上夹棍，便喊起来。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，虽然好打官司，从不曾受此痛苦，只得一一吐实：“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。”大尹录了口词，叫跪在丹墀下。又唤卜才进来，问道：“死的妇人果是你妻子么？”卜才道：“正是小人妻子。”大尹道：“既是你妻子，如何把他谋死了，诈害赵完？”卜才道：“爷爷，昨日赵完打下水身死，地方上人，都看见的。”大尹把惊堂在桌上一连七八拍，大喝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！这是谁家的妇人，你冒认做妻子，诈害别人！你家主已招称，是你把他弄死。你若巧辩，快夹起来。”

卜才见大尹像道士打灵牌一般，把气拍一片声乱拍乱喊，将魂魄都惊落了。又听见家主已招，只得禀道：“这都是家主教小人认作妻子，并不干小人之事。”大尹道：“你一一从实细说。”卜才将下船遇见尸首，定计诈赵完前后事细说一遍，与朱常无二。大尹已知是实，又问道：“这妇人虽不是你打死，也不该冒认为妻，诈害平人。那丁文、田婆却是你与家主打死的，这须没得说。”卜才道：“爷爷，其实不曾打死，就夹死小人，也不招的。”大尹也教跪在丹墀。又唤赵完并地方来问，都执朱常扛尸到家，乘势打死。大尹因朱常造谋诈害赵完事实，连这人命也疑心是真，又把朱常夹起来。朱常熬刑不起，只得屈招。大

尹将朱常、卜才各打四十，拟成斩罪，下在死囚牢里。其余十人，各打二十板，三个充军，七个徒罪，亦各下监。六个妇人，都是杖罪，发回原籍。其田断归赵完，代赵宁还原借朱常银两。又行文关会浮梁县查究妇人尸首来历。那朱常初念，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儿，赵完怕打人命官司，必定央人兜收私处，这三十多亩田，不消说起归他，还要扎诈一注大钱，故此用这一片心机。谁知激变赵寿做出没天理事来对付他，反中了他计。当下来到牢里，不胜懊悔，想道：“这早若不遇这尸首，也不见得到这地位！”正是：

早知更有强中手，却悔当初枉用心。

朱常料到：“此处定难翻案。”叫儿子吩咐道：“我想三个尸棺，必是钉稀板薄，交了春气，自然腐烂。你今先去会了该房，捺住关会文书。回去教妇女们莫要泄漏这缢死尸首消息。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，捱至来年四五月间，然后催关去审，那时烂没了缢死绳痕，好与他白赖。一事虚了，事事皆虚，不悉这死罪不脱。”朱太依了父亲，前去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景德镇卖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帮撇了尸首，指望王公些东西，过了两三日，却不见说起。小二在口内野唱，王公也不在其意。又过了几日，小二不见动静，心中焦躁，忍耐不住，当面明明说道：“阿公，前夜那活儿，亏我把去出脱了还好；若没我时，到天明地方报知官司，差人出来相验，饶你硬挣，不使酒钱，也使茶钱。就拌上十来担涎吐，只怕还不得了结哩！如今省了你许多钱钞，怎么竟不说起谢我？”大凡小人度量极窄，眼孔最浅；偶然替人做件事儿，侥幸得效，便道泼天大功劳了，亏我挟持成就，竟想厚报；稍不遂意，便把这事翻局来客。往往人家用错了人，反受其害。譬如小二不过一时用得些气力，便想要王公的银子，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，不拘多寡与他些也就罢了，谁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钱的恹恹老儿，说着要他的钱，恰像割他身上的肉，就面红颈赤起来了。

当下王公见小二要他银子，便发怒道：“你这人忒没理！吃黑饭，护漆柱。吃了我家的饭，得了我的工钱，便是这些小事，略走得几步，如何就要我钱？”小二见他发怒，也就嚷道：“啊呀！就不把我，也是小事，何消得猴急？用得我着，方吃得你的饭，赚得你的钱，须不是白把我用的。还有一句话，得了你工钱，只做得生活，原不曾说替你拽死尸的。”王婆便走过来道：“你这蛮子，真个惫懒！自古道：茄子也让三分老。怎么一个老人家，全没些尊卑，一般样与他争嚷。”小二道：“阿婆，我出了力，不把银子与我，反发猴急，怎不要嚷？”王公道：“什么！是我谋死的？要诈我钱！”小二道：“虽不是你谋死，便是擅自移尸，也须有个罪名。”王公道：“你倒去首了我来。”小二道：“要我首也不难，只怕你当不起这大门户。”王公赶上前道：“你去首，我不怕。”望外劈劲就掬。那小二不曾提防，捉脚不定，翻斤斗直跌出门外，磕碎脑后，鲜血直淌。小二跌毒了，骂道：“老王八！亏了我，反打么！”就地下拾起一块砖来，望王公掷去，谁知数合当然，这砖不歪不斜，正中王公太阳，一交跌倒，再不则声。王婆急上前扶时，只见口开眼定，气绝身亡。跌脚叫苦，便哭起天来。只因这一文钱上，又断送了一条性命。

总为惜财丧命，方知财命相连。

小二见王公死了，爬起来就跑。王婆喊叫邻里，赶上拿转，锁在王公脚下，问王婆：“因甚事起？”王婆一头哭，一头将前情说出，又道：“烦列位与老身做主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这厮原来恁地可恶！先教他吃些痛苦，然后解官。”三四个邻佑上前来，一顿拳头脚尖，打得半死，方才住手。教王婆关闭门户，同到县中告状。此时纷纷传说，远近人都来观看。

且说邱乙大正访问妻子尸首不着，官司难结，心思气闷。这一日闻得小二打王公的

